

痛餘雜錄
星變志
江變紀略

逐鹿記
汰存錄

國初禮賢錄
武宗外紀



國
初
禮
賢
錄

撰人不詳

中
華
書
局

紀錄彙編卷之十四

國初禮賢錄

惟我 大明太祖高皇帝建國之初遣使者樊觀以
東帛召青田劉基麗水葉琛龍泉章溢金華宋濂
至建康入見 上喜甚賜坐從容問勞曰我爲天
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章溢對曰
天道無常唯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旣而命有司卽所居之西
創禮賢館處之

劉基陳時策一十八款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基獨張目不言 上召基入內基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如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遂用基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賞賞基基悉辭不受

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

劉基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爲遂不拜遁
上召基基遂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乃定征伐
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基以爲宜逕拔江
州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上召宋濂講春秋左氏傳畢濂起曰春秋乃孔子褒
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
上御端門諭及黃石公三略且口釋之濂進曰尚書
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
意講明之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爲治之道但三

書爲要瀛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 上覽而悅之
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

章溢以疾在告者久

上時遣使存問暨疾小愈卽

入謁

上見其來喜曰疾其瘳乎何遽出也一日

上忽念溢詢于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
日來康強否來碩對曰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主
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鬱鬱成疾耳 上卽命溢歸
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於京師

上詔丞相李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
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 上顧宋濂曰向所

言事當乎濂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又嘗侍上語及齋賞濂曰天下以人心爲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邪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劉基授方略基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伏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而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卽銜枚躡其後繫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基言衆以爲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

而還

宋濂以疾告詔還家燮治有白文綺之賜濂奉書

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怠惰毋驕縱
脩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 上覽書喜甚召太子
語以書意且賜書荅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
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之文法變俗言教之是
爲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
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綺侑書

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劉基自後踢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

之均美遂以城降

上以章溢爲浙東按察僉事未幾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濤以事下獄辭連及溢溢憂懼不知所爲上遣劉基諭溢曰予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也旣而胡琛以兵入閩陷沒處州之境皆動搖上命陞溢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溢辭曰臣前任浙東僉事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任之萬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溢宣布詔旨軍民皆

感動乃誅首叛者餘皆帖帖苗軍反金華殺首將
胡大海耿再成孫炎等衢括蒼州或謀翻城應之
守將夏殷懼無所措會劉基至卽迎入城一夕定
之基卽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遂同平章
邵榮諸軍克復處城

青田夏清聞胡琛敗與福建叅政范昌大合寇慶元
龍泉時官兵盡戍浦城城中僅足自守章溢召舊
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爲屯勢相聯絡別命元
帥祁興李文卽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
犯溢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旨命存

道提兵爲游擊而濫卽處城坐鎮之濫謂父子相
統於理不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

劉基以母喪至家營葬事時語所親以 上必當有
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鄰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
雖據溫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基如景星慶雲
其小民亦未嘗不懷基之舊德方氏素畏基之威
名時遣人致書奉禮基不敢受使人白于 上上
因令基與通問基因宣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
貢 上時使人以手書訪軍國事於基其書多自
製皆稱御諱頓首奉書伯溫老先生閣下而不名

又嘗稱曰吾子房也

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爲病 上以屬章溢洎浙東
行省右丞李文忠文忠欲運處州糧餉之溢以爲
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糧甚殷請拘入官而均給
之兵食乃足

劉基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李文
忠守建德欲奮擊之基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
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基登城
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
鼓聲疑莫敢輕動基趣之疾進兵則皆空壘擊鼓

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迸走至東陽悉擒之
以還基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
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基曰張士
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
之陳氏旣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
都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鄱陽湖勝負未決基
言於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
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初以葉琛爲洪都府知府至是陳氏入寇琛死之
上以劉基爲太史令值熒惑守心羣臣震懼基密奏

上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卽以基語諭羣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基諗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大雨上大喜基因奏請立法定制遂從之

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人咸以爲詐章溢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爲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 上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郡命比下德柔果爲友定所并溢因留其使厚存卹之張士誠平後張景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爲娛樂 上以示劉基基曰是欲爲趙高

也 上領之昶色動知基得其情也乃使齊翼巖等伺察基陰事欲陷之未及發而昶先事受誅及司天臺災翼巖因爲書言之於 上其事多基平日密聞於 上或 上使爲之者翼巖未之知也書奏 上切責翼巖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昶通謀狀 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凌悅因彈之基爲 上言善長舊勲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邪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基叩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

臣 驚鈍尤不可爾 上怒遂解

初海隅旣寧章溢請朝京師 上報曰吾知卿在邊

良苦候平吳當卽召卿爾及浙西諸軍皆平 上

遣使召溢且命分兵征入閩而存道守處州溢旣

入見 上嘉獎甚至且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

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溢再

拜謝不敢當 上問征閩諸將何如溢對曰御史

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

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

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 上

卽日詔文忠出師如溢策

處州之糧以軍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章溢以爲言
上曰吾勞處民多矣詔從其舊額

洪武元年春正月 上登大寶于南郊越翼日召劉

基章溢入見

上御奉天殿羣

臣

咸在

上歷言

二人之功並拜御史中丞基密奏立軍衛法會章
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畝悉加五合 上
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
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爲美談也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